今文尚書經說考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二十二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二十

多士第八十

今文尚書十九

惟三月周公初於新邑雒用告商王士

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三監畔周公誅之遷邶鄘之民於雒邑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

案正義引鄭注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前召誥雒誥二篇言營成周遷殷民事已具今殷民初遷成周故此安撫之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於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於帝

歐陽尚書說曰秋曰旻天

案尚書釋文引馬融云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馬注蓋用歐陽說而申釋其誼也月令孟秋云天地始肅仲秋云殺氣寖盛是秋氣殺也

此三月是建寅之月而舉秋時天號者以方言降喪
有取於肅殺之誼故稱旻天也江聲曰案詩大小雅
凡三言旻天疾威是稱旻天者恒有取於威罰之誼
於雨無正則云降喪饑饉召旻則云天篤降喪二詩
稱旻天亦皆言降喪故馬云然明稱天號各有恉趣
也喬樅謂江說是也此經下文言我周佑助天命奉
天之明威致王者之罰以敕正殷命以終於上帝之
事是稱旻天者有取於威罰之誼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翼殷命維天不畀允罔怙亂弼我
我其敢求位維帝不畀維我下民秉爲維天明畏

案僞孔傳本作敢弋殷命云弋取也釋文曰弋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正義曰鄭元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女殷之王命段玉裁曰弋翼古音同在第一部訓取者讀翼爲弋也孔本作弋者因馬王之說而改經字也喬樅謂今文尙書無可攷然馬鄭皆參用今文者而皆無異訓則今文從同可知矣

又案允罔怙亂正義本作固亂薛季宣書古文訓固作怘江聲曰案正義本乃開元時所改也據書古文訓可知僞孔本亦作怘而其傳乃云信無固治是讀

㤥爲㘞矣正義本遂改作㘞字非也郭忠恕汗簡心部有㤥字釋爲㘞云見尚書蓋忠恕惑於僞孔傳故誤以㤥爲古㘞字耳㤥从古下心怙從心傍古實一字也依說文當作怙左氏傳十五年及宣十二年皆有毋怙亂之語怙亂猶怙惡不悛也喬樅謂今文尚書無可攷然僞孔本實不足據王氏鳳喈亦據春秋傳毋怙亂之文謂此經㘞當作怙今從之

我聞曰上帝引佚有夏不適佚則句惟帝降假鄉於時句夏弗克庸帝大淫屑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革夏俊民甸四方

案尚書釋文云馬以將字絶句潏佚又作佾馬本作
肙云肙過也今文尚書無可攷而僞孔本不可從今
從馬本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天子
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
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
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不貢士謂之不
率正者天子絀之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
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絀之一絀少絀以爵再絀少絀以
地三絀而爵地畢

論衡自然篇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周公曰上帝引佚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

又治增篇曰舜承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尙有憂舜安能無事經曰上帝引佚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

案引佚謂引進遺佚之賢言天欲人君任賢也觀下文云命成湯草夏俊民甸四方是言湯能則天任賢爲天所命之事伏生大傳言諸侯貢士於天子有一

適再適三適不貢士者有一不適再不適三不適之文是不適謂不進賢也佚則引佚之則也則猶法也

錄王充論衡言堯尙有憂舜安能無事堯舜之有憂即孟子所謂堯以不得舜爲巳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巳憂聖人之憂民如此也充又言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兩引此經上帝引佚皆言人君當則天用賢則有夏不適佚則謂夏桀弗克則天用賢致治故天降之罰革易夏命是解此經不適佚則當據佚生大傳爲說於誼始合也

說苑敬愼篇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修禹之

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於樂沈酗於酒此忘其身
者也
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維天丕建保乂有殷
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於
天矧曰其有聽念於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於天顯民
祇維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維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
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於罰
史記魯世家多士稱曰自湯至於帝乙無不率祀明德
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
之從也其民皆可誅○集解馬融曰紂大淫樂其佚無

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
案詩文王篇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毛傳云帝乙以上也鄭箋云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亡也與此經義同又經言四方小大邦喪史記亦言其民皆可誅攷逸周書世俘解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是皆從紂爲淫佚者故武王征之也又案徐廣史記音義曰之從也一作敬之也今據裴駰集解引馬注云云則作敬之也義亦可通敬卽經祇字之訓詁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

告敕於帝雖我事不貳適雖爾王家我適予其曰雖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白虎通京師篇曰天子所都夏商曰邑周曰京師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於雒陽成文武之制作汋樂以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惟命是德慶

案此經云自乃邑下文云敢求爾於天邑商是殷後稱邑之明證王鳴盛曰孟子引書臣附於大邑周康誥作新大邑於東國雒時未制禮用先代禮故仍舊稱也此篇首新邑洛下文朕作大邑於茲雒對商士

而言如洪範因箕子而稱祀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維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甯時維天命元朕不敢有後毋我怨

熹平石經維天命元朕不敢有以下闕

案隸釋所載漢石經殘碑上下文缺僅此八字王鳴盛曰隸古定本作時維天命无違疑石經當是无字誤爲元而脫違字也又唐石經初刻後字下有一字漫滅諸本皆無此字蔡邕又缺後字以下不可攷矣江聲曰據文誼當爲命字篇末云時予乃或言謂今時乃有言也則後不復有言矣此文朕不敢有後文

誼未足當云朕不敢有後命乃與篇末之文相應也

段玉裁曰漢石經作惟天命元又無違字此今文尙書然也王氏鳳喈以爲元字誤元脫違字其說非也漢石經無不作无唐石經初刻後下有誅字後摩去字形尙隱然可見蓋依孔傳增誅字耳

後漢書楊終傳終上疏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

維爾知維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予維率夷憐爾非予辠時維天命

論衡雷虛篇曰人君於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維率夷憐爾案僞孔本作率肆矜爾與充所用今文尚書異釋文正義皆不言馬鄭王本異同則僞孔從古文尚書也率肆訓爲率循故事率夷訓爲率循常典夷與彝同夷常也常典卽故事也字異誼同憐矜古相通用故論語哀矜勿喜論衡引亦作哀憐也段玉裁曰夷肆古音同第十五部憐矜古音同第十部矜从令聲讀如鄰自誤作从今聲而古音亡矣

熹平石經□□罪時維天命

班固典引曰虎螭其師革滅天邑○蔡邕注曰天邑天子邑也○李善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

潛夫論述赦篇曰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並爲讐敵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故得一赦繼體以下則無違焉

王曰告爾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熹平石經王曰告爾多下闕

案隸釋所載漢石經尚書殘碑王曰下有告爾二字

今偽孔傳本無之說文邑部云𨛫周公所誅𨛫國在
魯此據古文尚書故作𨛫字括地志云兗州曲阜奄
里即奄國之地今按非也許云在魯者謂在魯國界
內非謂在曲阜也成王政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
奄鄭注云奄在淮夷之北多方注云奄在淮夷旁然
則其地當在魯之東南境矣詩破斧云周公東征四
國是皇毛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蓋霍叔罪輕不數
又不數淮夷故以管蔡商奄爲四國正義云不數淮
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夷四國謂諸夏之國故不數
也江聲曰俗本尚書移爾遐逖移當作遂說文辵部

云遂遷徙也開元時改作移非其誼矣遐逖當作瑕遏爾雅瑕遏俱訓遠也遜依誼當作愻愻順也見說文心部或省文作孫開元本改作遜則字別矣此說言徙女於雒邑遠女故土之惡習比近臣事我宗周庶幾適於愻順也喬樅謂今文尚書無可攷江說甚確今從之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維不爾殺予維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雒予維四方罔攸賓亦維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甯榦止爾克敬天維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於爾躬

熹平石經上缺兹雒予維四方罔攸賓亦惟爾下缺

案隷釋所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段玉裁曰按漢人不以避諱改經字一字石經雖亡而多士篇雒字兩見可以知伏生經文作雒非以火行忌水之故擅改經文也曹丕一詔本屬無稽學者勿為所惑也榦唐石經以下作幹今更正榦从木倝聲若从干則兩聲無形矣唐尚書釋文云徐本作趐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榦有年於兹雒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誨言爾攸居

熹平石經上缺有年於兹雒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下缺

案隸釋所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江聲曰王曰之下蓋有脫文也據多方篇末云王曰我不維多誥我維祗告爾命乃更云又曰今此篇則否是有脫文矣段玉裁曰唐石經或言二字初刻是三字摩去重刻致每行十字者成九字矣初刻隱然可辨或言之閒多一字諦視則是誨字與孔傳教誨之言合維誥亦有誨言二字也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二十三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二十

毋佚第八十一

今文尚書二十

周公曰於戲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嗇厥子乃不知稼嗇之艱難乃佚乃憲既延不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史記魯世家曰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

其家爲人子可不愼乎

案無逸伏生大傳作毋逸論衡引同史記作毋佚蔡邕石經作毋劮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留意亡逸之篇毋無亡古並通儀禮士昏禮注云古毋作無則知作無者古文尚書也論語夷逸石經作夷佚漢書逸字多作佚是逸佚亦通用字逸佚劮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有不同也書正義引鄭云嗚乎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君子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喬樅按此篇言嗚乎者凡七今文尚書皆當作於戲以石經殘碑篇末云

於戲嗣王其監於茲知之餘當仿此匡謬正俗所謂古文尚書皆作烏呼今文尚書皆作於戲也段玉裁曰按魯世家云周公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毋逸承上文淫佚而言則逸字之本作佚可知也

論衡儒增篇尚書曰君子所其毋佚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弗弛文武弗爲弛而弗張文武不行一張一弛文武以爲常

案禮記雜記孔子與子貢論蜡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注云蜡之祭主先嗇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

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誼大張弛以弓弩喻人張謂勤勞弛謂逸豫也與論衡說合

憙本石經上缺　畜之艱難乃劮乃憲既延不則侮厥下缺宋僞孔本憲作嗲延作誕不作否與今文尚書異王鳴盛曰嗲石經作憲憲欣也毛詩板篇毋然憲憲傳云憲憲猶欣欣是也誕石經作延省文也否作不古字通也段玉裁曰按廣雅釋詁三曰娙愓嬉劮遊敖契戲也釋言曰劮豫也此正今文尚書舊說曹憲音逸與石經合豫疑當作像集韻引作娛娛與像同也

喬樅謂惕卽愓字說文心部曰愓放也楊雄方言曰
媱愓游也以劮訓豫於誼亦通詩小雅曰逸豫無期
孟子曰一遊一豫玉篇曰豫怠也佚也訓誼竝同
後漢書明帝紀中元元年詔曰不知稼穡之艱難
周公曰於戲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
治民震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饗國七十有五年
史記魯世家曰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
治民震懼不敢荒甯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〇集解馬
融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
案尙書釋文云嚴如字又魚檢反馬作儼今據史記

引作嚴徐幹中論引同則知作嚴者今文尚書也作儼者古文尚書也曲禮儼若思鄭注云儼矜莊貌釋文云儼本亦作嚴是嚴儼古通敬漢石經作寅古文尚書同寅者夤之消借字說文夕部曰夤敬惕也易曰夕惕若夤是其義已尚書正義引鄭云恭在貌敬在心是鄭亦以敬釋寅字之誼也震漢石經作祗攷般庚篇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石經亦作祗粊誓祗復之魯世家作振復之是震祗振三者通也肆史記作故此以訓詁字代經文享作饗與石經文同

殷本紀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

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集解鄭元曰兩手搤之曰拱

按劉向說苑以大戊武丁時俱有桑穀武丁事見伏生大傳太戊事見史記殷紀又尚書咸乂序正義引帝王世紀亦以爲太戊事皆與史記合

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

熹平石經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蔡邕書石經司馬

遷作史記皆用今文尚書而字復有不同者史記所載據歐陽尚書本蔡邕所書據夏侯尚書本三家今文雖皆出於伏生然其先師承口相傳授後乃著之簡策師讀閒有不同故文字亦不無小異也段玉裁曰度與亮音不相涉亮與量音同自量猶自度也治以同在古音第一部祗震異部而音轉最近

鄭康成商頌詩譜曰湯受命伐桀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詔曰夙夜慄慄不敢荒寧

徐幹中論夭壽篇書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

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案徐榦生於漢末時古文尙書業已盛行學者誦習
務廣涉獵不爲顓家之學故引書多襍用今文古文
魏晉以後學者又强所不知妄改舊文是在識古能
分別觀之而已昔在此引作在昔享饗古多通用
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曁小人作其卽位乃有亮闇三
年不言言乃讙不敢荒寧嘉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時或怨
肆高宗之饗國五十有五年
魯世家曰其在高宗久勞於外爲與小人作其卽位乃
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於小

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集解馬融曰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元曰爲父小乙將師役於外也梠謂之梁闇謂廬也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言久矣

殷本紀曰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使百官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時殷道既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祖巳立其廟

爲高宗

案古文尚書作時舊勞于外史記無時字中論引書作實舊勞於外則是讀其在中宗句絕以時字屬下攷爾雅釋詁時實竝訓爲是故徐幹以時字訓是作實此以訓詁字代經文史記往往如此漢人引經有此一例也詩商頌譜正義引鄭注云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于臮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勞也鄭君以今文說釋古文之誼故與史記合白虎通著龜篇云龜之爲言久也說文云龜舊也是舊與久誼通

爾雅爰粤于也詩定之方中云作于楚宮作于楚室劉淵林引于字皆作爲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注于猶爲也聘禮記賄在聘于賄注于讀曰爲是其明證也㬥與亦爾雅釋詁文也古文尙書乃有作乃或三年不言下多其惟不言四字讙作雍容作嘉至於小大無怨無下多時或二字與史記所引今文不同史記據歐陽本然也蔡邕石經有時或二字見隸釋尙書殘碑石經蓋據夏侯尙書本

乃或諒闇

商頌詩譜曰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泊小人作其卽

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邦至
於大小無時或怨
中論夭壽篇其在高宗實舊勞於外爰曁小人作其即
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國至
於大小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案中論載此篇文闇作陰讙作雍密作嘉疑皆後人
所改何以明之中論引祖甲節能保惠庶民惠下無
于字不侮鰥寡侮上無敢字皆與史記文同與僞孔
本文異知其所載是今文尚書也中論宋以前其書
未顯至宋曾鞏編校書籍而上之中有闕篇已非全

書時僞孔傳盛行故傳寫者疑其字與依僞孔本改之耳詩譜引尚書亦與中論相同攷正義引鄭尚書注釋諒闇爲梁闇謂倚廬也用伏生今文說則詩譜所引必是今文尚書且三年不言之下無其惟不言四字與史記合與中論亦合尤可爲引用今文之證疑讙作雍容作嘉亦皆係後人所改有或古書通用今文或多作有如下文罔或克壽論衡引作罔有克壽亦其證也

漢書王吉傳吉戒昌邑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愼毋有所發

春秋繁露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

乃或梁闇

尚書大傳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謂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倚廬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莫之違此之謂梁闇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焉以民臣之義則不可一日無君矣不可一日無君猶不可一日無天也以孝子之隱乎則孝子三年弗居矣故曰義者彼也隱者此也遠此而近彼則孝子之道備

矣○注云隱痛也字或爲殷
又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
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
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
案晉書二十禮志杜預等議喪服云至周公旦乃稱
殷之高宗亮陰三年不言其傳曰亮信也陰默也爲
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先大夫曰杜預所引書字作
亮陰則古文尚書也所引傳與大傳異則古文家說
也論語作諒陰集解引孔安國注與預正合今僞孔
傳乃襲用古文家說禮記作諒闇鄭注以爲凶廬從

大傳義也喬樅謹案禮記喪服四制篇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而高之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鄭注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謂廬也詩商頌譜正義引鄭毋逸注云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是鄭注尚書及禮記皆用今文家說所云諒闇轉作梁闇者謂諒闇當轉讀作梁闇也鄭注尚書雖

祖孔學而參用伏誼故解諒闇不襲安國舊說知鄭學之宏通非諸儒所及矣史記載尙書諒作亮諒亮古通皆梁之同音假借字也

淮南泰族訓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呿吟者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後動化天下者也

乃或諒陰

白虎通爵篇尙書曰高宗諒陰三年論語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即位踐祚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

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所

以諒陰三年卒孝子之道也

又四時篇尙書曰諒陰三年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

二十五月也

論衡儒增篇曰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孔子曰

言不文或時不言高宗諒陰三年三年不言尊爲天子

不言而其言不言猶疑於增也

後漢書曾恭傳恭上疏曰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諒

陰三年聽於冢宰

乃或涼陰

漢書五行志曰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又曰武丁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師古曰涼讀曰諒一說涼陰謂居喪之廬也謂三年處於廬中不言

案白虎通論衡引書竝作諒陰漢書五行志引書又作涼陰此用三家今文之異字也段玉裁曰諒涼梁亮古四字同音不分平仄也陰闇古二字同音在侵韵不分侵覃也大傳釋梁闇爲居廬鄭注闇讀鶉鵪之鵪謂廬也其注禮記尙書皆用大傳說上字讀爲

梁讀爲者易其字也下字讀加鶬讀如者釋其音也大雅涼彼武王韓詩作諒白虎通釋禪於梁甫之義云梁信也然則同聲通用之法可見矣

其惟不言言乃讙

禮記坊記子曰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鄭注高宗武丁也名篇在尚書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

檀弓篇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鄭注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臣民望其言久矣

案漢古定本尚書作言乃雍正義引鄭注云其不言

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諸據書疏所引則鄭所傳古文尙書本亦作言乃雍矣其注禮記言乃讙於坊記則云讙當作歡於檀弓則直釋讙爲喜說與尙書注誼異者蓋三家今文尙書皆作讙字禮記傳自夏侯始昌戴氏亦皆今學與尙書同一師承多與今文尙書合故鄭君注禮記亦用今文家尙書說就讙字解之與史記所傳尙書文同裴駰史記集解所引鄭注讙喜悅也云云郎采鄭注檀弓之語非尙書無逸篇注也鄭君於尙書兼通古文今文其注伏生大傳皆用今文尙書訓誼蓋漢儒傳經最重師法爲之

注解者必各從其家段玉裁曰坊記以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係之高宗云據此似非剪截毋佚篇文鄭注云高宗名篇在尙書然則亦非毋佚語高宗篇當是殷時佚尙書喬樅謂尙書百篇有高宗之訓序以爲與高宗肜日皆祖己訓于王所作然則坊記偁高宗云當卽高宗之訓也僞孔傳本以其惟不言四字羼入毋佚篇中與伏生大傳史記魯世家白虎通毛詩譜論衡中論諸書所引尙書俱不合此不可信也

東觀漢紀序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聖之至要也

乾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愼罰湯文所

務也宻靜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至也肅宗兼茲四
德以繼祖考臣下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辯章
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月之光
案宻靜天下容於小大此櫽栝毋佚篇文也靜靖古
相通用段玉裁曰此與史記宻靖殷國之文正合是
可證今文尚書作宻古文尚書作嘉司馬子長劉珍
等皆用今文尚書原文非以宻訓嘉也其辯章字亦
今文尚書之一證宻之訓安也詩公劉止旅乃宻毛
傳云宻安也說文宓字訓安以宓為宻假借之法也
肆高宗之饗國百年

熹平石經上 缺 或怨肆高宗之饗國百年

洪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據此是三家經文亦作無時或怨與古文同矣然則史記魯世家或子長約舉其詞故文從省未可知也史記載高宗之饗國五十五年裴駰云尚書作五十九年至蔡邕所書石經又作百年攷漢書五行志有云高宗致百年之壽劉向杜欽兩傳亦復有此言論衡異虛及氣壽無形諸篇亦然皆與蔡邕石經合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今文亦各有不同蓋所傳聞異詞也史記是據歐陽本漢書則據夏侯本蔡邕所書石經疑亦用夏侯

之本

漢書劉向傳向奏曰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響世所同聞也

又杜欽傳欽對曰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

論衡氣壽篇曰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四十歲矣

又無形篇曰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

又異虛篇曰高宗攺政修行享百年之福

案此皆用今文尚書也皆以高宗爲享國百年與石
經同惟史記作五十五年既與今文不同又與古文
不合疑下五字當作九與古文尚書同予長嘗從孔
臨淮問古文尚書故此條從古文尚書作五十有九
年爲享國之數而以百年爲壽數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
能保惠庶民不侮矜寡肆祖甲之饗國三十有三年
魯世家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爲小人於外知小人
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〇
集解馬融曰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

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
小人也武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〇王肅曰祖甲
湯孫太甲也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
中論天壽篇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
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肆祖甲之享
國三十有三年
案僞孔傳本保惠下有于字不侮鰥寡不下有敢字
今據中論引書與史記文同皆無于字敢字惟隸古
定本有之疑是僞孔氏所增也
漢書韋元成傳載王舜劉歆議曰於殷太甲爲太宗大

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毋佚之戒舉殷三宗以

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

案書正義引鄭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祖甲有兄祖

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閒

故云久爲小人其說與馬融合史記集解又引王肅

說以祖甲爲湯孫太甲僞孔傳從之王鳴盛曰三宗

世次歷然不紊下文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

則祖甲非太甲明矣禮祖有功宗有德考之史太甲

稱太宗而未稱祖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

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有二帝俱稱祖甲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按紀年太甲惟得十二年此云祖甲享國三十三年知祖甲是帝甲明矣段玉裁曰漢石經高宗之饗國自時厥後隸釋所載殘碑緊接不隔一字洪氏云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當在中宗之上以傳次爲次也云計其字者謂以每行若干字計之洪於殘石得皋較每行字數也是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大異考殷本紀太甲稱太宗大戊稱中宗武丁廟爲高宗漢書王舜劉歆曰於殷太甲爲太宗倘非尚書有太宗二字司馬王劉不能肊造賈誼曰顧成之廟稱爲太宗景帝元年申

居嘉等議曰高皇帝廟宜爲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爲太宗之廟實本尚書據此則今文尚書祖甲二字作太宗二字其文之次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其在中宗其在高宗否則今文家末由倒易其次第也今本史記同古文者蓋或淺人用古文尚書改殷本紀曰帝甲淫亂殷復衰與國語帝甲亂之七世而殞相合太史公既依無逸篇云太甲稱太宗則其所謂殷復衰者必非古文尚書之祖甲可知也王肅用今文家說以注古文尚書而不知從今文之次則太宗爲湯孫太甲從古文之次則祖甲爲祖庚之弟帝甲各

不相謀也從王肅之曲說則後文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豈先盛德後有過之云乎故知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今文尚書必云自殷王太宗及中宗及高宗此無可疑者今文此條實勝古文古文祖甲在高宗之後則必以帝甲當之帝甲非賢王雖馬鄭之注亦不得不失之誣矣漢書宣帝紀贊曰侔德殷宗周宣師古曰殷之高宗玉裁按師古誤也殷宗兼大中高言之漢人今文尚書說然也江聲亦云當从今文祖甲在中宗上實爲太甲舊爲小人者舊之言久謂三年於桐也如此解說則四達

而无閔鄉爲集註音疏用馬融說實未允協喬樅謂
今文古文兩家各有不同之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蓋亦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辭耳去聖久遠不妨各
存其是不必据今文以駁古文之失亦不必据古文
以正今文之非也殷本紀有帝甲淫亂殷道復衰語
此蓋本之國語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
亦推本殷衰之由上溯祖甲如周穆王征犬戎而荒
服不至國語亦以周德之衰自穆王始然尙書載穆
王命司徒作君牙申誥誡作臩命修刑辟作甫刑不
害其爲令主祖甲能以國讓自是賢王周公稱之尙

書錄之盡亦不以一眚掩大德也古文家馬鄭之說必有所受之至於今文則石經殘碑載於隸釋者章章可攷高宗饗國百年之下直接自時厥後則祖甲之文自在中宗之前確然無疑也若以太甲不稱祖爲疑則如祖乙祖辛祖丁祖庚豈必皆祖有德之稱

平王說未免迂泥矣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躭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

漢石經自時厥後下闕

漢書鄭崇傳崇諫哀帝曰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

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躭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此皆犯陰陽之害也後漢書荀爽傳爽對策陳便宜引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躭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

惟湛樂是從

論衡語增篇曰紂為長夜之飲糟邱酒池沈湎於酒不舍晝夜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或克壽長夜之飲糟邱酒池不舍晝夜是必病病則不甘飲食困毒而死雖

未死宜羸臞矣

中論夭壽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勞苦惟耽樂是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案古文尚書重言生則逸何又自時厥後四字複舉上文今據中論所引知今文不重言生則逸何也自時厥後四字據鄭崇王充荀爽所引皆作時一字此今文尚書然也古或有二字首義並同如不或亂政史記作不有亂政乃或亮陰史記作乃有亮闇皆古文作或今文作有之證後漢書及中論作罔或即是

後人所改論衡䟽字作湛此三家之異文字異而誼仍同不聞中論作不知疑涉上句而誤此經上文云昔之人無聞知此云不知稼穡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正與上文相應也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師古曰周書亡逸篇失讀曰佚佚與逸同

中論夭壽篇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

案中論引或三四年以上文或七八年或五六年例之則作三四年者是也漢書疑轉寫誤倒之

周公曰於戲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共懷保小人惠於矜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熹平石經上缺功田功徽柔懿共懷保小人惠於矜下缺

尙書大傳畧說曰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

又曰文王施政而物皆德

惠於鰥寡

漢書谷永傳永對災異事曰經曰懷保小人惠於鰥寡

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

班固與引曰懷保鰥寡之惠洽

案隸釋載漢石經毋劮殘碑文與漢書谷永同此皆今文尚書也矜鰥古相通用僞孔傳本小人作小民惠于作惠鮮與今文不同段玉裁曰惠鮮恐是惠于之誤于字與羊略相似又因下文鰥字魚傍誤增之也僞孔傳以爲加惠鮮乏鰥寡之人非是

韋昭國語注曰書曰文王至于日昃不遑暇食

後漢書明帝紀中元二年詔曰惠於鰥寡

又黄瓊傳曰詩咏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

厥光天子爵

尚書大傳毋佚傳曰厥兆天子爵

白虎通爵篇曰書毋逸篇曰厥兆天子爵

案尚書大傳厥兆天子爵系之無佚白虎通亦引書無逸篇曰厥兆天子爵段玉裁曰攷之於經漢人以亡爲無蓋古文尚書厥亦惟我周五字今文尚書駁異如此如心腹腎腸爲優賢揚歷申勸爲厥亂勸思曰睿爲思心曰容王啟監厥亂爲民爲王開賢厥率化民也近盧召弓據白虎通釋爲尚書亡逸篇謂尚書大傳有此文蓋後人誤據竄入玉裁按盧說近是

如尙書曰大社爲松東社爲柏南社爲梓西社爲栗
北社爲槐亦見白虎通北史劉芳傳藝文類聚太平
御覽皆引云尙書逸篇而初學記及郊特牲正義竝
作尙書無逸篇正是此類但尙書大傳言書曰者皆
確然可信兆天子爵者卽兆基王迹之謂也謂白虎
通無逸字爲後人竄入則可謂大傳爲據白虎通竄
入則非顧廣圻曰經云厥亦惟我周亦與兆相似故
誤作亦實當爲兆天子爵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
畏言其起天子之爵者惟我周先世太王王季能抑
畏故也

董仲舒傳曰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

風俗通皇霸篇曰禮謚號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何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型文王萬邦作孚春秋說

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勝殷遏劉耆定武功由此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綜多其辨論至於訟閾太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寖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鰥在

下曰虞舜僉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湯者攘也昌也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

尙書大傳略說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

案此當是釋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之誼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維正之共

文選西京賦曰盤于游畋○李善注尙書曰不敢盤于游畋

案晏子諫下篇曰昔文王不敢盤遊於田故國昜而

民安于遊二字互易今據平子西京賦盤於游畋即
用今文尙書毋逸語又漢書谷永傳及熹平石經於
下文均作毋逸于遊田則作盤遊者非是又攷國語
楚語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
食惠於小民惟政之共案惠于小民即上文懷保小
民惠于鰥寡也惟正之共即此文不敢盤於遊田維
正之共也倚相蓋隱括毋佚之文耳政正古相通用
谷永傳引下文維正之共亦作正字是作正者今文
尙書作政者古文尙書也周禮淩人注曰故書正作
政是其驗巳僞孔傳本惟政之共上有以庶邦三字

江聲曰維政之共謂文王敬共於政事據國語引周書云云則不得有以庶邦三字此僞孔氏所增改也

三國志崔季珪傳諫世子丕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

後漢書郅惲傳惲上書諫帝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爲憂暴虎馮河未至之戒小臣所竊憂也

後漢書陳蕃傳蕃上疏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惟仰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皐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

文王受命維中身厥饗國五十年

史記魯世家曰毋逸稱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誡成王

漢書婁敬傳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善累德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〇文穎曰二國爭田見文王之德而自和也

案詩文王篇正義引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鄭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

之命彼謂文王爲諸侯受天子命也今攷呂氏春秋制樂篇云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地動改行重善無幾何疾乃止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韓詩外傳說亦與此同韓詩外傳是今文家說然則知鄭君此注亦用今文尙書說也

白虎通壽命篇曰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習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

剿絕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閔無滔天滔天則司
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
下必災變暴至天絕人命沙鹿崩於受邑是也
案受邑疑晉邑之譌
周公曰於戲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劮于遊田維正
之共毋兄曰今日躭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
則有愆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於酒德哉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
遊田維正之共
熹平石經以上缺酒毋劮于遊田維口口共毋兄曰今

曰以下缺

案隸釋所載尚書殘碑文雖有闕然與谷永所引經文正相符合此伏生今尚書原文也古文本作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共無皇曰今日耽樂以按谷永所引蔡邕所書今文不同攷古文苑漢酈炎遺令書汝無逸于上無湎於酒此襲今文尚書語意也王伯厚漢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尚書異字以萬民惟正之共此引古文尚書也兄者況之叚借字詩常棣況也永歎釋文云況或作兄樊毅華嶽碑兄乃盛德洪适云以兄爲況是其

證也惠棟曰秦誓云我皇多有之公羊傳載云而況乎我多有之亦以皇爲況兄古況字管子書皆以兄爲況毛詩兄字三見毛傳竝云兄滋也段玉裁曰不文則皇自敬德石經殘碑作則兄曰敬德鄭注皇暇也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注曰況滋益用敬德王蓋據今文以改古文也此皇字鄭亦當訓暇王亦當作況訓滋益韋昭國語注云況益也韋用今文書家之訓然則毋兄曰者毋益曰云云也尚書大傳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鄭注皇猶況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

又翼奉傳奉上疏曰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駿命不易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

論衡譴告篇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勅成王曰毋

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

後漢書梁冀傳袁著上書曰昔舜禹相戒毋若丹朱周

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

采諸所引無字作毋受字作紂者今文尚書然也段

玉裁曰凡古文尚書受字今文皆作紂古文不言紂

今文不言受師古翼奉傳注云周書亡逸之篇曰周

公曰烏虖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於酒德哉與今本

尚書不合喬樅謂師古每襲取漢魏人音義舊文以

爲已注此注引書有周公曰烏虖蓋舊注約舉此節

首尾之詞其受字作紂者所引據今文尚書也於戲

作烏虖者三家之本容有不同如漢書翟義傳王莽
仿大誥文皆作烏虖亦其明證也

周公曰於戲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無
或侜張爲幻

爾雅釋訓侜張誑也郭注書曰無或侜張爲幻
案說文言部譸字云譸訓也从言壽聲讀若醻周書
無或譸張爲幻又予部𠧪字云𠧪相詐惑也从反予
周書曰無或譸張爲幻許兩引書皆據古文尚書也
爾雅及郭注引書作侜張此今文尚書也郭蓋襲用
樊李舊注之語攷尚書釋文云譸馬本作輈攷後漢

書皇后紀董皇后詈何后曰汝今輈張怙汝兄楊雄
國三老箴曰姦寇侜張李善云輈與侜古字通善郎
據馬本尙書讀侜爲輈字詩陳風曰誰侜予美鄭箋
云誰侜張誑欺我所美之人乎是鄭以今文尙書侜
張釋詩之誰然則知作侜作輈皆三家之異文馬本
亦讀從今文輈字也僞孔本無上有民字或下有胥
字攷許氏說文郭璞爾雅注引書竝無民胥二字是
古文今文同段玉裁曰此句無胥字爲是上文三胥
字皆君臣相與之詞此胥字不倫下文人乃或譸張
爲幻亦無胥字蓋因僞孔傳有相字而增之也

此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於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呪

熹平石經曰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至於下缺

案隸釋載尚書殘碑如此僞孔本作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與今文尚書異王鳴盛曰古聖字作耶俗儒不識仞爲聽字遂誤作聽汗簡耳部有耶字郭忠恕釋云聽亦作聖宋史文苑傳言忠恕嘗定古今尚書蓋忠恕見僞孔書作聽蔡石經作聖故以兩字兼釋之其實耶字从耳呈省聲卽聖之省文釋爲聽者誤也段玉裁曰聽聖字古音同部而

古文尚書作聽當是襲衞賈馬鄭之本按秦泰山碑皇帝躬聽史記作躬聖見廣川書跋躬聽謂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至於衡石量書也兩否則字恐皆丕則之誤上文丕則有愆康誥篇丕則敏德此處文理蒙上直下恐不似今人俗語云否則也古然否字祇作然不

周公曰於戲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則兄曰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熹平石經則兄曰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下缺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云孔本作皇自黃伯思東觀餘論引石經作則兄自敬德云兄今作皇黃與洪所見皆宋初所出石搨非有二本自當作曰爲是古文曰字作𠙵與自字省文作𠙵相似說文𠙵部云𠙵此亦自字也攷尚書正義云鄭注以皇爲暇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是鄭從古文作皇王從今文作況詩毛傳兄訓滋也今文尚書訓誼與毛傳合當從石經作況曰於義爲長言小人若有怨詈則滋益曰敬修其德與下文厥愆曰朕之愆兩曰字文氣相屬也

後漢書楊震傳震上疏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侜張爲幻曰小人怨女詈女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寛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案聽今文尚書作聖見隸釋此處當亦與上文同

周公曰於戲嗣王監于茲

熹平石經公曰於戲嗣王監於茲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是今文監上無其

字也段玉裁曰此篇言烏呼者七今文尚書皆當作於戲以石經殘碑篇末於戲嗣王監于兹知之臣謬正俗所謂古文尚書皆作烏呼今文尚書皆作於戲也